

□明生

深山野果走向世界

苹果的野生祖先，是中亚哈萨克斯坦山区的一种野生苹果。这种野生果树的果实酸涩难吃，大小不一、形态杂乱，在自然界中毫不起眼，仅依靠熊、鸟类等动物传播种子以维持种群，无任何特殊优势。而人类对甘甜的本能追求，成为苹果演化的最大推动力，让这一野果逐渐走进人类生活，最终成为全球种植最广、文化象征意义最深厚的水果之一。

漫长人类历史中，甘甜是稀缺珍贵的体验。在古代，糖是奢侈品，甘蔗种植与奴隶贸易绑定，普通民众难以接触，蜂蜜也非平民日常可得，水果便成为多数人获取甘甜的唯一途径。苹果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性、易种植性和果实耐储存的特点，精准契合人类对甘甜的刚需，正式开启与人类相伴共生的演化之路。

18至19世纪，约翰·查普曼带着从苹果酒坊收集的苹果籽，乘坐自制独木舟沿俄亥俄河而下，在北美荒野开辟苗圃，将苹果树种遍边疆。从人类视角来看，这是拓荒者征服自然、建设家园的壮举；从植物视角来看，则是苹果借助人类力量，在新大陆实现种群指数级扩张的成功“布局”。

苹果的高度杂合性，让它与人类联系更为紧密。用种子种植的实生苗苹果树，无法继承母株优良性状，果实多酸涩难食，却极适合酿造苹果酒。北美拓荒时代，饮用水源不洁，苹果酒安全、易酿造且口感甘甜，成为边疆居民主要饮品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苹果树。

当时北美西北领地法律规定，定居者需种植50株果树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，这让苹果成为“合法定居象征”，进一步巩固其地位。约翰·查普曼种植的实生苗苹果树，虽不能结出甜苹果，却满足了边疆居民酿酒和获取土地的双重需求，让苹果在北美深深扎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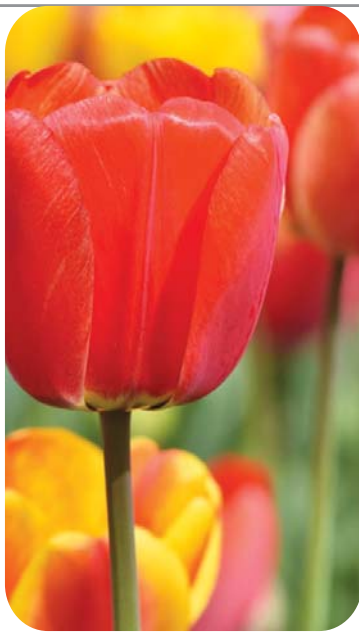
对甘甜的持续追求，推动着苹果的人工驯化。古代中国人发明的嫁接技术，打破了实生苗性状不稳定的局限，让人类能固定优质苹果的甘甜口感，硕大果形和鲜艳色泽。此后，人类有意识筛选培育甜苹果品种，淘汰酸涩野生性状，苹果逐渐从酿酒原料转变为日常鲜食水果。

从哈萨克斯坦野生苹果林，到欧洲果园，再到北美苹果园，苹果凭借满足人类对甘甜、饮品和家园象征的多重欲望，从小众野生植物成长为全球四大水果之一，种群数量远超其野生祖先。

不过，波伦在书中反思，认为现代苹果产业为追求标准化甘甜，过度筛选红元帅、金冠等少数商业品种，淘汰成千上万种地方野生品种，导致苹果基因多样性急剧流失。单一化种植让苹果失去野生品种的抗寒、抗病、抗逆能力，依赖农药维持生长，这是人类欲望过度干预自然的恶果。苹果的演化史证明，人类对甘甜的欲望成就了苹果，无节制的欲望却在威胁其生存根基。

一朵花搅动金融风云

如果说苹果迎合了人类的口腹之欲，郁金香则迎合了人类对美丽与身份地位的极致追求。这朵原本不起眼的山间野花，凭借



那些“驯化”人类的植物

美国作家迈克尔·波伦所著的《植物的欲望》，是一部兼具科学性与可读性的博物学经典。这本书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固有认知，认为人类与被驯化植物之间，并非“人类主导、植物服从”的单向关系，而是持续上万年的协同演化、互惠共生。看似无法移动，没有意识的植物，凭借精妙的生存智慧，精准捕捉人类核心欲望，反过来“驯化”人类，让人类成为其繁衍、扩张、进化的“载体”。人类在追逐口腹之欲、审美之求、生存之需的过程中，也被这些植物深刻塑造，小到日常起居，大到文明走向与历史变迁，都留有植物的印记。

人类对美的痴迷，完成了自身物种的全球传播。

郁金香原产于土耳其、伊朗一带山区，野生郁金香花型小巧、花瓣单薄、色彩单一，依靠昆虫传粉生存，是毫不起眼的无名野花。它的驯化与传播，与人类审美和阶层象征深度绑定。16世纪，郁金香从奥斯曼土耳其传入欧洲，凭借挺拔花型、浓郁色彩和独特花姿，迅速成为欧洲宫廷贵族的专属花卉，象征权力、财富与高雅品位。

奥斯曼土耳其人最早培育郁金香，追求花瓣修长、顶端尖锐、花色纯粹、花型规整的形态，将其视为帝国美学代表，还会举办盛大郁金香节举国同庆。传入荷兰后，荷兰人极致筛选，培育出花瓣带羽状条纹、火焰纹路、色彩渐变的珍稀品种，其中“永远的奥古斯都”品种成为狂热核心，一个鳞茎价格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豪宅。

从生物学角度而言，郁金香令人痴迷的珍稀花纹，并非自然进化的优势性状，而是病毒感染导致的变异。这种病毒抑制花瓣花青素合成，让底层白色或黄色底色显露，形成独特纹路。野生环境中，这种变异会削弱郁金香生长能力，不利于物种生存，却因迎合

人类对稀缺美感的追求，成为其珍贵特质。

为获得这种变异郁金香，人们不惜投入巨额财富，耗费大量精力，甚至开创期货交易，让郁金香从花卉变成投机商品。17世纪30年代，荷兰爆发郁金香狂热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泡沫。

当时荷兰各阶层不分贫富、职业，都疯狂卷入郁金香交易，人们变卖房产、土地，家产购买珍稀鳞茎，市场价格疯狂暴涨。泡沫破裂后，无数人倾家荡产，荷兰经济遭受重创，成为历史深刻警示。

从人类视角来看，这是一场非理性投机闹剧，而从植物视角而言，则是郁金香利用人类欲望完成史无前例的物种扩张。波伦指出，郁金香的“美丽”本是吸引昆虫传粉的生存策略，并非为人类而生。人类将其异化为财富地位符号、引发金融灾难，是欲望的扭曲，但也正是这份对美的追求，让郁金香从无名野花成为全球名花，实现了人与植物的彼此成就。

一场饥荒敲响警钟

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，野生马铃薯含剧毒龙葵素，

块茎细小、口感苦涩，无法直接使用。印加人最早驯化马铃薯，数千年来培育出数千个地方品种，适应山区不同海拔、气候、土壤，成为安第斯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，支撑起古老的印第安文明。

与小麦、水稻等禾本科作物相比，马铃薯优势显著，其产量高、营养全，富含淀粉、维生素与矿物质，能在贫瘠、寒冷、干旱的土地生长，不与主粮争地，且储存食用便捷。这种“高产、易种、营养全”的特性，让它成为人类抵御饥荒、掌控生存的重要作物。

16世纪，马铃薯随西班牙殖民者传入欧洲，起初因属茄科被误认为有毒，仅作为观赏植物种植。直到欧洲遭遇严重粮食短缺，人们才发现马铃薯的高产优势，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。此举解决了欧洲长期饥荒问题，推动人口爆炸式增长，为工业革命提供充足劳动力，甚至改变了世界人口格局与历史走向。

但人类对马铃薯的过度依赖，带来了惨痛教训。19世纪，爱尔兰全国高度依赖马铃薯，且仅种植单一品种。当马铃薯晚疫病爆发，马铃薯全面绝收，引发震惊世界的爱尔兰大饥荒，导致100多万人饿死，数百万人移民，人口锐

减、社会经济崩溃。

波伦通过这一悲剧指出，人类为实现对粮食生产的绝对控制，放弃作物多样性、违背自然演化规律，最终会遭到自然反噬。马铃薯的故事，既展现了植物对文明的支撑，也敲响警钟。人与自然相处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，不可过度追求控制与索取。

发现共生之道

《植物的欲望》的核心理论是“协同演化”。在波伦看来，人类与被驯化植物之间，没有主宰与被主宰的高低之分，而是平等依存的共生关系，并非人类单方面“驯化”，而是双方相互成就、共同演化。

植物的生存智慧，在于精准抓住人类欲望，比如苹果用甘甜满足味觉，郁金香用美丽满足审美，马铃薯用高产满足生存。植物无法移动，便通过演化出契合人类欲望的性状，引诱人类为其播种、灌溉、育种、传播，跨越山川拓展生存空间，实现基因延续扩张。从演化结果看，被驯化植物的种群数量、分布范围，远超野生祖先，成为自然界成功的物种。

而人类在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中，也被植物深度塑造。为种苹果，人类定居荒野、建设家园；为培育郁金香，人类发展园艺、催生金融；为种马铃薯，人类改良土地、推动文明进步。农业诞生、定居生活、人口增长、文明发展，每一步都离不开植物的推动。人类看似是植物的主人，实则是其繁衍的“工具人”，与传粉的熊蜂、鸟类并无本质区别。

这种协同演化始于一万年前农业诞生，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。波伦用熊蜂与花朵的共生类比人与植物：熊蜂采蜜、花朵传粉，互惠互利；人类享用植物、植物借助人类扩张，共同构成自然生态的一环。人类所谓的“驯化”，本质上是植物适应人类的演化策略，是自然演化的一部分。

长期以来，人类自视为“万物之灵”，将自然当作满足自身需求的资源库，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命智慧，肆无忌惮改造、掠夺自然，最终引发生态、粮食、文化等一系列危机，威胁自身生存发展。波伦指出，人类以为在控制植物，实则被其生存策略牵引，以为在改造自然，实则被自然规律约束。人类追求单一化、标准化，淘汰野生品种，导致植物基因多样性流失、抗逆能力下降。众多教训证明，违背自然规律、以自我为中心的改造，终将反噬自身。

《植物的欲望》认为，甘甜、美丽、控制是人类本能，本身无对错，也是推动文明与植物演化的动力，但欲望必须有边界，不能突破自然承受极限。真正的共生，是在满足自身需求与尊重自然之间找到平衡，让人类欲望与植物演化和谐共生。植物虽无意识、无行动能力，却能通过演化适应环境、利用其他物种实现扩张，这种顺应自然的智慧，值得人类学习。

波伦在书中呼吁，人类需要重新回归自然，重建与植物的亲密联结。现代工业文明让人类逐渐远离自然，将自然等同于遥远的荒野，却忽视了身边的花园、果园、菜地，那里就藏着最真实的自然。自然并非只存在于深山老林，只要以平等的视角去观察植物、理解植物，就能发现自然的智慧与美好。唯有和谐共生，才能实现长远发展。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植物的欲望》
[美]迈克尔·波伦 著
刘凤 译
中信出版集团



《人文草木：16种植物的起源、驯化与崇拜》
苏生文 赵爽 著
领读文化 | 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《驯化：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》
[英]艾丽丝·罗伯茨 著
李文涛 译
新经典文化 | 读者出版社